

尹家民 著

# 百战将星

## 陈赓

Baizhan Jiangxing Chen Geng  
Jiefang jun wenyi chubanshe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BAIZHAN JIANGXING  
CHEN GENG

Jiefang jun wenyi chubanshe



尹家民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AIZHAN JIANGXING  
CHEN GENG



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

# 百战将星

陈赓

书 名： 百战将星——陈赓

---

著 者：尹家民

出版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（北京白石桥路42号）

（邮政编码100081·电报挂号6550）

印刷者：北京市昌平科教印刷厂

发行者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---

开 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：13.25

字 数：282,000

版 次：1989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8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

印 数：48,501—59,500

---

书 号：ISBN 7-5033-0497-9/I·529

定 价：13.60元（膜）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，可向本社调换）



尹家民，男，1947年生，1968年入伍。现为空军部队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以诗步入文学殿堂，写评论、写小说、也写过戏剧，现钟情于纪实文学。多年为将领立传。已出版纪实长篇十余部。其中《风流大将军》、《将军不辱使命》及黄埔纪实文学系列在海内外均有影响。曾获全军业余文艺创作奖、战士喜爱的军版图书奖、全国图书“金钥匙”奖及各种文学纪实类报刊奖多次。

责任编辑：董保存

装帧设计：陈亦迅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一章</b> | 结识毛泽东的清水塘；结识爱情的上海滩。……………  | (1)   |
| <b>第二章</b> | 黄埔风云。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两块磁石之间。…………… | (21)  |
| <b>第三章</b> | 洞房夜短。他曾想到过自杀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(48)  |
| <b>第四章</b> | 顾顺章耍魔术。惩处叛徒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| (78)  |
| <b>第五章</b> | 蒋介石称父。康生报信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| (107) |
| <b>第六章</b> | 张国焘发难。周恩来发烧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| (147) |
| <b>第七章</b> | 久别如新婚。相逢竟成永诀！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(178) |
| <b>第八章</b> | 1943年：婚恋之奇。围困之险。……………     | (192) |
| <b>第九章</b> | 周希汉哭了。贝尔服了，拼命三郎笑了。……………   | (210) |
| <b>第十章</b> | 一个胜仗。一个败仗。还有一个没打的仗。……………  | (234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十一章</b> | 毛泽东指着黄河说，陈赓，破釜<br>沉舟的故事你知故道吧…………… | (261) |
| <b>第十二章</b> | 争吵！争吵！两个精神失常者。毛<br>泽东的批评电。……………   | (284) |
| <b>第十三章</b> | 淮海战幕。他为什么躲着<br>刘伯承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| (303) |
| <b>第十四章</b> | 冲突发生在南线。林彪的阴影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| (331) |
| <b>第十五章</b> | 卢汉告状。迷雾中的战犯看守所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| (357) |
| <b>第十六章</b> | 两车黄金案。彭德怀一笑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   | (371) |
| <b>第十七章</b> | 通不通，三分钟。死刑犯<br>服刑哈军工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| (389) |
| <b>第十八章</b> | 雨打风流。他刚刚写开《序言》。……………              | (408) |

## 第一章 结识毛泽东的清水塘；结识爱情的上海滩。

退役湘军团长曾君聘两个肩膀伛偻着，拄着一根战刀似的手杖，把肩上的大氅往上抖了抖，大氅上的铜扣子象眼睛一样眨巴着。他站在车厢门口，望着替他搬行李的二等兵陈赓。

岳阳车站到处是人。搬运工嗷嗷地呼喊，用抓钩把麻袋掀上肩膀。穿长袍马褂和蓝学生装的男人女人在施礼作别。到处是红肿的眼睛，挥动的花手帕。陈赓每从马车上搬下一件行李，都要侧身穿过人群，惹得送客一声声怪叫，一声声臭骂。

最后一捆行李搬进车厢。陈赓摘下军帽，用胳膊肘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吐了一口大气。曾君聘摇摇晃晃跨进车厢，车厢里顿时弥漫着熏人的酒气。昨晚送别他喝多了。他朝门外吐了口烟草染黑的浓痰，骂道：“他娘的，人没走茶就凉了！”他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拍拍陈赓的肩膀：“小老弟，今天多亏你，以后去长沙到我那儿去玩。”

陈赓眉头紧皱，一语不发。

曾君聘催促道：“火车要开啦，下去吧！”

陈赓埋头整理已经码放整齐的行李，躲避着那双深藏在胖眼皮底下的小圆眼睛。

汽笛尖叫了一声。曾君聘急了，唾沫喷在湿漉漉的胡梢上，大叫：“你快下去！”

陈赓还是不走。曾君聘过来推他，他扑通一声跪下。他那俊俏得象个姑娘的脸上，顿时汗泪纵横，活象一节被雨水淋湿的竹笋。

火车咣当一声启动了。车窗震得格格直响。“团长！”陈赓央求道，“你带我走吧！”

“你是要坏我的事啊！”曾君聘咆哮着，一拳打在那张临时当茶几的方凳上，眼瞪得象要脱眶而出。他是个老粗，他所率的湘军第六团最近又被吴佩孚打败，一时成为“士官系”和“保定系”军官的众矢之的，不得已引咎辞职，谋到个粤汉铁路局湘局长的差事，今天是去赴职。

“你知道吗，私带兵走是要受军法处置的！”曾君聘点了一支烟，象火车头似地喷着。他突然扭过脸，冒出来的烟呛得他眯缝着眼：“你干啥非要跟我走呢？”

陈赓哽咽了一声，滔滔叙述起来。

他本来出身将门。在湘军做到师长职务的爷爷有一肚子征战故事，爷爷身上的枪伤是他的启蒙文字，他的朋友是武术棍棒。他生性顽皮，好恶作剧，打抱不平。他会把仇人地里的南瓜掏个洞，塞进一泡屎再盖上，敢把老师的茅房踏板锯到一半……他立志要当兵报国。可父亲却要他读书理财，还要找个大两岁的媳妇守着他。十三岁，花轿迎亲之时，他抓件皮袍子只身投奔湘军。一杆比他高出头的德国造一拖就是四年。无数次苦战，他只挣得一身疥疮。他想升官，连长

说要是军校出身，他又去投考讲武堂，考官说不收士兵。他伙同另一个连的彭德怀闹军饷，又被人告密，连长恨他一个洞，把他往死里整。他打定主意，趁这次替团长搬家，离开腐败的旧军队。

他仰着脸，咬着嘴唇：“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！”

曾君聘沉思着。把吸完的烟头用脚后跟踩灭，又点起一支。车轮和铁轨发出沉闷的轰鸣。火车过了一座铁桥。曾君聘忽然转过脸，掂着胡子，格格地大笑起来：

“你这个滑头鬼！起来吧。他妈的，反正我已脱离军界，他们能拿我怎么样！你就跟我到长沙吧。凭我局长的身份，还不能给你谋个办事员干干？少说每月薪水也得五十块大洋，比你当湘兵强十倍！……”

陈赓心头的重石陡然落地了，再也无心听他后来说了什么。他兴奋地爬起来，揉揉酸痛的膝盖，一瘸一拐地，扶住椅背坐下。突然降临的欢乐使他的脸颊又恢复了昔日的红晕。现在他无所畏惧了，生活在他面前又变得绚丽多彩。

那是一九二一年秋天。

陈赓去铁路局报了到，领回两面红绿小旗和一套铁路制服。他穿上铁路制服，别上铁路徽章，站在月台上为车辆打旗。有时也在站里做些报表统计。他每天下班以后，就去补习学校或夜校读书。贡院东街新开了一家文化书社。销售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、《社会主义史》、《晨报小说》等书籍和《劳动界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教育》、《新生活》杂志，有时还有些《北京农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，陈赓几乎每周都要光顾。这天，他买了本新出的《向导》，忽听到有人在他的左肩旁问：

“买两份《通俗报》吧！”

转过头一看，原来是个秀才模样的人含着微笑，站在他身边。这人以前他也见过，只是没搭过话。

“我买过几期。可惜都是些政治文告，还有些文章很眼熟，恐怕是从大报上剪剪贴贴、抄抄摘摘来的，我不买了。”

那人含笑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本报已经改版，你再读的时候会感到新鲜、痛快。”

陈赓接过报纸，浏览了一下栏目，果然发现许多变化，便欣然付了钱，买下两份。陈赓似想起什么，问道：

“先生莫不是毛润之？”他记得某报的一篇文章《发起文化书社缘起》，就是毛泽东写的。文章中的几句话他也记得清楚：……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，实在过于肚子饥荒，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。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，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，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。陈赓就是慕名而来，他很想结识这位毛先生。

可眼前的人却捋着一把胡子说：

“他没有我这么老，也没有我这一副眼镜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有些问题弄不懂，想向他请教。我是铁路上的职员，当过湘兵。火车一趟趟路过湘江，可为什么满江停靠的是‘太阳旗’，‘花旗’，‘米字旗’的兵舰，河岸上修起了‘日清’、‘太古’、‘怡和’的外国公司的洋房。帝国主义在这里行船，封建军阀在这里饮马，滔滔湘江水，何日才能洗尽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？为什么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这么横行无忌？”

长胡子注意地倾听着，扶了扶眼镜，问了陈赓的姓名和

简况后，告诉他。

“你可以到小吴门外清水塘去找他。他最近开办了一所自修大学，不少有志青年都在那里听讲。”

“我还忘了请教先生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叫何叔衡。何许人的何，叔侄的叔……”

陈赓眼睛一亮，差点没喊起来：“你就是何先生？我读过你的文章，我拜你为师……”

何叔衡弯下腰，拉住陈赓，诚恳地说：“我恐怕没有那么多精力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朋友，除了毛泽东，还有郭亮、姜梦周、蔡和森，他们都年轻有为，你应该向他们靠拢……”

自修大学教室是借用小学的平房校舍，学生放学，青年们就来上课。学员们想从这里弄清中国的实际问题。陈赓走进那间狭窄的教室，眼光接触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毛泽东。他细高瘦长，头发浓而蓬松，象戴着一顶黑帽子。他的眼睛灵活地转动着，永远象在搜索什么。他那不算太薄的嘴唇特别富于表情，一张开，便发出抑扬顿挫的语调：

“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志中有一个‘少爷’或‘小姐’，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……”

“今天到来的学生，最起码要有向上的意思，养成健全的人格，煎涤不良的习惯，为革新社会作准备……”

他谈起来娓娓动听，语调宛如一股清烟，徐徐飘荡。陈赓凝视着毛泽东，生怕漏听了一句话。他的思绪被吸引到一个遥远的世界。那个平时他所意识到的，既新鲜而又模糊的世界。毛泽东居高临下，目视前方。微微一点头，一丝淡淡的微笑浮现在脸上。下课以后，他跟毛泽东攀谈起来。毛泽

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，有时手指被烟蒂燎得惊叫一声。他听完陈赓的话，沉思着，又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：“你跟铁路打交道，腿长嗓门大，将来应该是个‘火车头’。现在，我的好友郭亮正在岳阳组织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你可以参加斗争，给他们打绿旗。他们很苦，没有经费，连郭亮妻子脖子上那根祖传的金项链都给当了，才给十五块钱！你要想办法筹集资金，给《工人之路》撑腰。她是郭亮和李灿英的‘头生子’，也是我们党的娃子……”

“毛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回去就在长沙路段募捐。对了，”陈赓从包里取出个纸包，递给毛泽东。“这是何先生托我带给你的。”

毛泽东窸窸窣窣打开那张旧《通俗报》，里面包了双麻线纳底的湖南布鞋。他知道这肯定是何叔衡的爱人袁氏的手艺。毛泽东把鞋套在脚上，左看右看，快活地笑起来：“何胡子真是一堆感情！”

毛泽东把新鞋脱下，重新包好，说道：“等星期同乐会再穿。陈赓，你也来吧，我们十多个人已排好了座次，轮流作庄。下个星期正好是中秋节。”

陈赓等这个星期天似乎等了很久。等来这一天，又手忙脚乱起来。他包了几块麻婆月饼，又握了一卷书，换下铁路制服，总觉得缺少些什么，却又想不起来，他们到朱家花园集中，而后又去天心阁，水陆洲。一时间，舞榭歌亭都被青年们的笑声笼罩了。他们尽情游玩，谈笑，会讲故事的讲故事，会说笑话的说笑话，爱好文学的作词赋诗。陈赓说完了湘军里的笑话，便表演拿破仑。他演得维妙维肖：两臂交叉地抱在胸前，一顶月饼盒子折成的三角帽压在右眼上，粗暴

而又严厉地操着谁也听不懂的法语。陈赓又用中文夸张地解释说，拿破仑怕他的士兵用袖口擦鼻涕，在袖口上钉了三颗铜扣，由此诞生了西服袖口上的装饰扣……他挤眉弄眼，扯着嗓子大叫，使得观众捧腹大笑。毛泽东嚼着辣椒吃月饼，笑得最欢。辛辣和幽默伴随他一生。

中秋的夜晚，他们二十多个人坐着划子。到湘江中流去赏月。沙滩上有许多卵石蚌壳，日夕的细浪狂潮，把水边的沙石蚌壳洗涤得明净可爱，一个个返射着七彩的光。浪花吻着光滑的船舷，汨汨有声。对着当空的皓月，迎道轻拂的凉风，一个个小划子无不载着歌声笑声，载着豪情壮志，围着长达十里的桔洲打圈圈。陈赓和何叔衡、郭亮，姜梦周同坐一船。姜梦周撩着湘江里的流水，忽然宣布：“陈赓，你想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要求，我们商量过了，同意。党希望你进一步开展工作，提高理论水平，在斗争中经受更大的考验……我们准备成立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，抵制日货。郭亮当后援会主席，你也当个执行委员吧。”

眼前逐渐亮起来。一片白亮亮的月光浮在水面上，时而被微微动荡的水波弄成椭圆形。水中的月儿在呼吸。在神经质地颤抖、瑟缩。遥远的梦。静寂的水。某种东西开始在陈赓心中跳动，在内心深处，慢慢地跳着。

他咬了一口月饼。大家都在咬。

什么味道也没有。牙齿象在机械地磨着粉渣子。他注视着那被树林遮住的岳麓山和灯火点点的湘江岸。岳麓山时隐时现，江岸忽藏忽露。这儿一片静谧。他听见心脏在跳动，把血从他身上压出，血不停地流着……

他咬着月饼。好象自己成了月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忽然毛泽东大喊了一声：“到中流击水！”扑通一声，把那一轮明月冲散了，成了一个大圈。船上的人们都喧嚷起来，纷纷脱衣脱鞋。毛泽东又喊了一声：“当心我的新鞋子！”

陈赓正被浑身血液烧得难受，便脱得精赤条条，一个猛子扎进月亮……

——三年之后，毛泽东忆起这段往事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

曾君聘局长的客厅，完全按照军中司令部的格调布置。左壁是四条曾国藩的字画，右壁挂着一柄练武用的铜鞘宝剑。中间摆着一张大办公桌，蒙着白桌布。桌子角上压着个瓷瓶，斜含着蜡梅的折枝。屋里的白铜火盆，吐着青色的火焰，使得屋里温暖如春。陈赓被传进客厅的时候，曾君聘一声吼，把他吓了一跳：

“你小子还是不是我的兵？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！”

“局长，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！你都闹翻天了，还不知道什么事？告诉你，法院已经来了传票，要传讯你！控告你结党营私，与岳阳铁路段罢工案有关。”曾局长把一张传票递给陈赓，两手颤抖着吸烟。

陈赓默不作声地读着传票，看着自己的名字。

“你在我的营盘里扛过枪杆，军令如山倒，你总该知道吧，现在铁路局势紧张，凡有破坏捣乱者，格杀勿论，你没有看见上面的公文？”

“局长，我没捣乱。工人声讨‘二七’惨案死难烈士，他

们卧在铁路上，我总不能让火车开过去……”

“别人还控告你在小西门打了日本人！”

“我们抵制日货，是他们先开的枪！我当时手里没枪，有枪的话，我非照着他脑袋……他们欺人太甚！局长，要是你在这场，你也不会看着老乡白白挨枪子……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！”局长立即制止他往下说。“我们现在身份不同！我是局长，你是办事员，俗话说，捧人家的碗，看人家的眼。你不要捧着铁饭碗找不自在，现在混饭吃不容易！我明确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你要改弦更张，不是你份内的事你不要插手，法院那边的官司我替你兜着。”

“局长，”陈赓一跃而起，挺直身子，打了个立正，呐呐说道，“你是我的恩人，我一辈子不会忘记。可我是个中国人，我不能看着火车从咱们弟兄的胸脯上轧过去，看着日本人的子弹打在中国人的身上。在这件事上，要我委屈，我委屈不来！不然，干脆，你让我辞职吧！”

曾局长转向陈赓，两撇八字胡古怪地一耸一耸，突然用手捧着脑袋，头痛欲裂地仰坐在太师椅上，久久地不说一句话。

客厅一片静寂。

“陈赓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参加了那个什么‘共产主义’‘马克思’？”

陈赓默默地摇摇头。

局长重又双手捧着脑袋，捂住了脸。他曾经自信了解陈赓。他认为他不会隐瞒什么。一看他的脸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而现在他困惑，他弄不懂陈赓何以要辞职。

“局长，我不想再给你添乱了。”陈赓淡淡一笑，好像是

饱经世故的人，接着又几乎发狠地重复道：“我心里已经找到出路了。就是出去打杂、要饭，我也认定走这条路。我决不委屈自己！我认定个目标，就是倾家荡产、碎尸万段也在所不辞。何况我也没有家，独自一身来去自由。天下这么大，谁能奈何得了我！局长，你几次搭救了我，我也觉得对你不住……所以我还是离开的好。”

“我要是让你只管内勤，将来升个科长，怎么样？”局长问道，已经没有火气了。

“算命先生说我的脚底下有火……”

“你离开这里也好。”曾君聘终于呼地吐出嘴里的存烟，挥了一下手，好象赶跑了许多念头。“等风头过去，你愿意回来，再来找我。”他从裤兜里掏出个带有十几把钥匙的钥匙圈，挑出一把，插进抽屉锁，拧了两下，拉开，取出一张条子。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个小图章，在嘴边哈哈气，朝条子上盖了印，说：“你到财务去领张通票，早点走吧。”

陈赓接过局长的条子，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，甚至感到一阵内疚。他知道此去就难以回返，长沙和曾局长所给予他的，也难以回报。他想把自己近来所经历的一切，和未来的抱负，以及在党旗下庄严地握紧了拳头所发出的誓言，向曾局长滔滔倾诉一番。话几次溜到嘴边，都被咽了下去。

最后，他向曾局长深深鞠了一躬。当夜搭车去了上海。

座落在青云路师寿坊第三条弄堂的上海大学，没有校门，没有大礼堂，没有图书馆，也没有运动场。这里有三件事最惹人注意：一是庶务课的门口挂有一大幅红布，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纸头写的文章、诗歌、学习心得和漫画，右角上写